

兩  
浙  
名  
賢  
錄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三目次

德業

明一

巡撫都御史李文舉昂

禮部右侍郎謝鳴治鐸

貴州布政使周文濟津

刑部尚書閔朝瑛珪

薦州太守向中美錦

陝西鹽運使倪廷瞻願

廣東按察司副使劉公琦瑋

工部尚書陳希冉雍

河南右布政使陸克深淵之

山西按察副使吳世安道寧

河南右布政使蔡潮

廣東按察司僉事金達卿達父澤

福建右布政使吳德翼昂

工部右侍郎江景熙曉

光祿寺正卿陳子文煥

吉安府知府朱君佐諫

廣東按察司副使施聘之儒

刑部右侍郎顧德伸遂

都督僉事陸鶴齡松

右僉都御史陳崇之世良

工部左侍郎沈以安節甫

工部主事戴時化鰲

工部右侍郎嚴應階時泰

工部侍郎方薦

弟海  
秋附

太僕寺少卿馮鳴陽應鳳

廣東按察司副使許子懋嶽

太平府知府吳望魯一儒

江西按察司副使吳宗乾源

吏部侍郎陶虞臣大臨

禮部尚書孫志高陞

工部尚書清時良季駢

刑部主事陸元晉果

孫基誠用

山東左叅政馮元卿敏功

子伯禮附

高郵州判官姚景暘旭

大理寺左少卿商尚德爲正

太醫院使朱宗魯儒

湖廣布政司叅政王宗魯泮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三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三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澄原嗣端氏閱

德業

明二共三十八人

巡撫都御史李文舉昂

李昂字文舉仁和人天順甲戌進士成化二年出知青州先是政弊民勞逃亡接踵昂至問疾苦首劾賦吏置於法暨諸橫姦一切芟夷殆盡量貧富均徭役募民間

田而緩其課入。不能償者官代之輸。值歲大飢。昂捐帑分糧復歎然曰。民已枵腹。行將填溝壑。其何及耶。遂不俟請開廩以賑。不足復移歲輸助之。繼勸富民果爲粥以餉饑者。全活甚衆。既而法吏以不請論。昂歎曰。民旣生全罪復何憾。自効乞罷。上下部議。詔所移粟與輸官同。特加獎慰。昂尤慮飢餓後民不能畊。循行阡陌。貸與之。具其憚。弊無告者。闢廬棲之。時給服食。問吊藥櫈。達漏澤園於關北。俾道殣者託瘞焉。流移復歸外封附者。輒湊博與一邑。至占三千餘戶。父老歎曰。不圖今日。

後見富公也尋參閩省政歷藩山東河南擢都御史巡  
撫江右時信豐安遠武平上杭等處劇賊陽九隆等俱  
亂昂奉命統兵討之先聲所加民夷警服境寢悉平兩  
廣狼狽夷叛江右湖湘閩浙羣盜乘間竊發事下廷議  
衆共推昂乃命建節率諸道兵往討併制六藩昂親統  
大衆深入賊巢斬獲以萬計散處諸脅從於襄漢境上  
得賞死者八千餘人捷聞賜手勅褒之改督漕運創  
開康濟等河濬安平黃河諸源未幾卒勅賜祭葬隆其  
二子昂長材遠略所至輒多德政始於一郡終及六省

兩淮而救荒之政，青民迄今頌之。以比富鄭公云。

禮部右侍郎謝鳴治鐸

謝鐸字鳴治，台之太平人。舉天順甲申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修，預修《英廟實錄》，成進侍講。謝病居數年，弘治初召修《憲廟實錄》，乃起供職，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勅以身教，每嚴約束，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草履吳氏，請別祀叔梁、梁紇、曾晳、顏路、孔鯉配之，以全倫義。皆不果行，尋致政歸，以薦擢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祭酒事，買官解三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僱直，皆出夫皂。

顧役餘悉籍爲公用。諸生有死者，請京府致賻給驛歸。其喪先是因學自會膳不行，膳夫輸役，遂爲祭酒常費。鏗乃盡籍貯於公，不私錄髮奏，均給其屬與諸生之貧者。餘爲修治圮廢之需，至今行之。修歷代通鑑纂要，命爲潤色官論，黜晉隋胡元之統識者，避之上疏引疾，給驛以行。正德庚午卒，特贈禮部尚書謚文肅。鏗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家居孝友，自達養後，輒無意仕進。少從從父學，師事終身。其父贈君嘗捐祭田三十畝，鏗買田代之，而以其田分諸弟及供

家塾間以葬族之貧者修宗譜攜墓廬爲合族計媚黨  
知識困乏者皆有周卹然實無長物惟節俸入爲之其  
居恒第疏食水飲而已爲詩精鍊不苟力追作者文尚  
理致謹體裁考訂評鷗多前人所未發所著有續真西  
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伊洛遺音四子擇言元史本  
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及詩集  
論諫錄蠻忱稿歸夷雜詠總山集祭禮儀注若干卷

貴州布政使周文濟津

周津字文濟慈谿人登成化甲辰進士楊學士守陳一

見奇之曰。此濟世才也。授行人。時北虜臨邊。假貢獻以  
覘我虛實。廷議推津往諭之。虜見津風神皎然。詞義峻  
整。齧指羅拜而去。轉南京河南道御史。監龍江耗。肩二  
榷務。中貴百計啖之。不可得。守備巨璫蔣琮欲求一見。  
無由致之。一日治具蒲寺。托津同僚相邀。津及門始知。  
卽策馬返出。知九江寬徭薄賦。洗寃澤物。汲汲如不遑。  
在郡九月。巡按御史周進隆。以瑞州盜起。切責縣令秦  
津改任。郡民赴闈乞留。不許。津行。老稚攀送。哭聲震野。  
抵璫。卽疏捐逋賦。與民更始。而賊首王武感津德化。謙。

罪自新。擒其黨劉洪等以獻。一州遂平。無何。逆瑾用事。  
惡津不附已。二次罰米輸邊。共八百石。計無所出。瑞民  
爭先代輸。津令家人歸鬻產以償。轉江西左參政。屢陞  
雲南右布政。時土官那岱兒殘嗜殺。白骨以澤量。津爲  
鎮巡畫策。卽擒以伏辜。滇溢爲患。隨濬隨塞。蓋源廣末  
狹。勢所必至。鎮巡屬津治之。津謂必鑿漢厥諸塾。始保  
百年無事。乃徙其居民而鑿之。開子河以殺其勢。滇遂  
永利。至今未幾。疾作。忽有紅光自天墜於庭。俄頃卒。

刑部尚書閔朝瑛珪

周珪字朝英烏程人天順甲申登進士選授山東道監  
察御史成化六年擢江西按察副使已而改廣東進按  
察使庾嶺介南雍南安間三境爭田不決珪方會勘衆  
忽嘯呼爲變人勸珪少避珪不動徐爲處決令下三境  
胥悅各散去新會民嘯聚山谷爲亂珪出諭以大義當  
其逋負遂安堵如故時江西南贛盜起擢珪都御史巡  
撫其地至則具疏盜賊之作皆巨室是由請連坐之仍  
革豪右橫取之樊京宦由是多不悅贈通政使俸李孜省  
譖珪不勝其枉遂左遷廣西按察使弘治初召復都察

院都御史巡撫畿甸準進刑部侍郎四年以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番萬諸蠻獮相繼爲亂督其下討平之其計古田也都督馬俊及參政馬鉉敗死時以致敗自俊等珪引咎自効時議又欲濟師珪謂罪自首惡乃設重賄緝之已而賊果自縛以歸珪又歸功於下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加太子太保遷刑部尚書珪前後在法司屢治大獄皆會切情法加以仁恕刑無寃濫逮東指揮張天祥襲殺虜爲功大理少卿異一貫當其罪死會天祥死於獄孝宗大怒欲置一

貢重辟。珪與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按不實罪當徒。上怒不解。珪力爭曰。法如是足也。一貫罪止貶官。宜撫逮妖人李道明。蔓延數百人。巡撫者欲張大以爲功。珪諫罷止。道明餘悉縱免。正德初。逆瑾用事。遂請老。卒年八十有二。

薦州太守向中美錦

向錦字中美。慈谿人。舉進士除東流令。從容不見設施。而民以安。裕御史以循吏薦擢鳳陽同知。值歲大侵。侍郎王璡。承命賑濟。按籍給散。惟土箸者得食。流民多辟。

死錦聞之。白於璣爲計。口給食數萬人。無一譖者。璣特疏薦之。陞南禮曹。出知蘆州府。安南夷移飯因國亂。曾居民百餘。越屯蘆界中。欽州以獲寇。申御史。御史方僅其功。夷皆論死。錦審之。皆勢老幼。提籃筐籃。無一兵仗。力爭於御史。以爲夷人越界罪止首惡。餘宜遣還。御史怒。以受賂失。出奏。其後事雖得白。而錦竟免歸。合浦產珍珠。採取費鉅萬。錦一無所私。歸橐蕭然。馮轉運。迎勞之曰。若子者。真蘆州守也。以所居讓二弟。得葑田。築室其上。籬落不擇風雨。夷然安之。錦博學強記。爲詩。

遇聲唐有寓燕集左氏咏和梅百咏竹坡稿

陝西鹽運使倪廷瞻頤

倪頤字廷瞻海鹽人天順丁丑進士任工部都水司主事治泉州東改兵部武選司調兵陝西俱有聲用大臣薦起擢懷慶府知府懷慶財賦累年多逋負而境內盜賊滋蔓自蒞政後逋賦悉完盜賊屏息歲適飢賑貸有法民無流徙以禮法啟治藩府軍校妨民者皆歛戢有造飛語訛頤下西廠窮訊一無驗事解名益彰內外臺文章薦之遷河東陝西鹽運使吏部尚書尹文詒之目

河東重地。知君廉慎老成。暫借一行耳。願留妻侍母。獨  
携一子之官。盡去鹽池宿澇利澤。大盈鉢趾之法懲而  
不用。未幾解任歸。居家孝友天至。居親喪。唐墓有白鶴  
來巢。

廣東按察副使劉公奇瑞

劉璵字公奇。海鹽人。成化甲辰進士。授行人。選御史。奉  
勅督兩淮鹽政。兼治河道。璵執法嚴。所司有阻壞鹽法  
者。奏擬戍邊。遂著爲令。時兩浙山東水旱。疏請賑以撫。  
筭餘銀全活者甚衆。高郵湖風濤不測。時時壞運船。及

客舟歲不下以千計於是築堤四十里沿堤別爲裏河通漕運名康濟河至今賴之免覆溺之患按廣西大去賦吏擢廣東按察副使聲績益懋正德初請老卒年六十九璋孝友廉靖恭恪端嚴終日危坐望如泥塑人論者方之叔泰俊爽不及而重厚過之

工部尚書陳希冉雍

陳雍字希冉餘姚人成化甲辰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法比詳練尚書白昂倚重之遷湖廣僉事分巡荆南監利大盜黎彥斌父子五人出沒蘆坡中聚衆至百餘

雍擒其四子彥斌遂出就獄。壽王之國保寧道由荆南宜都知縣飲民千金餽王雍。捕治知縣而責金還民中官欲暫駐夷陵畏雍卽急去。正德初歷遷山西右參議晉副使時奄瑾擅政厚望諸司以貨雍獨不與通。瑾異父女弟談適布政孫達吉生子聰。官兵部司務狡猾多智瑾倚爲謀主。凡僞作詔令多出其手。自謂力能生死人氣張甚大臣莫不柔色下之。四方餽遺相望於道。聰淳源州人也。雍初補山西時以省帥故盛供具邀雍飲。雍託疾不赴。履任後又不以書謝。聰大憾之造爲蜚

詰聞璫將中以奇禍會璫敗得已聰亦坐誅詔下兩陞  
籍其家雍奉法以治株連一無所逮遷廣東按察使少  
傳梁孺家在南海子次據驕橫殺人兩臺交章發其事  
并及儲或稍爲調護轉中白簡詔遣官覈之皆顧望莫  
敢斷雍檢故牘嘗當次據謀殺人從者不行滅行者一  
等而殺人時次據已赴京里狀月日明白因歎曰可避  
言而故重坐乎卽如前擬奏上得允聞者服其公廣州  
有鴨步稅供副府犒士雜用畜鴨者動以數萬計縱之  
蹂踐禾稻莫敢問問者輒被罪雍革其稅并取鴨步志

焚之民賴以安遷河南右布政轉貴州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值歲飢爲請太和祠稅周給之衛卒爲暴於均州有司捕治聚衆逆拒雍移文詰責卽共縛賊恩鄧璽等首服一州以寧乞休不允會乾清坤寧官災詔湖廣四川貴州三省採大木擢廩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領其事雍上疏乞休并言採木之害大帝言採木不費金致木費金致木之費不苦雇直苦僕吏今請以兩法行之中材仍故事寡商自致巨材官採之以庸法徵金募願往者謹給直寧飽役夫毋飽宿滑

詔勉留雍卽下部等職如雍策雍徧歷三省鑿山通道沐  
霑露披榛莽至險仄處捨車援藤葛行度高下遠近以  
程功力見役者必溫語慰勞之衆大悅咸勸於事三年  
巨木至京師者數萬而民不言疲皆成賜白金彩幣旛  
一子入監讀書尋擢南京工部尚書致仕歸家居十餘  
年年九十所司以例請賜羊酒存問雍厚重簡默歎歷  
中外四十年卒以恩禮終

河南布政使克深潤之

陸淵之字克深上虞人成化中進士授禮部主事尚書

陳文卒，謚莊敏。不協輿論，乃引爲馬光論夏竦事劾之。  
時多其直，未幾出知敘州府。歲大侵，發粟數萬斛以賑。  
郡多淫祠，悉毀之，以祀前代之賢者。諭民當孝享其先  
，不宜崇惑。靡費暇則進諸生講明理道，興起者甚衆。寬  
緩省訟，四境大治。卽白羅夷民亦帖然向化。敘人至今  
俎豆之後，奉政河南進右布政使。卒於官同寅檢其篋  
笥，僅餘俸金二觔耳。淵之篤行好學，詩文有古意，書善  
行草，居喪不出戶限，家無宿儲，或予以非義堅拒不納。  
部使者移檄爲建坊，亦固辭之。其狷介如此。

山西按察副使吳世安道寧

吳道寧字世安先爲溫州之潭頭人國初以閭左徙實南京父繼成化初官溫縣教諭嘗夢於黃河中流蓋樓因曰吾當於河內起家遂占籍河內而道寧果以禮經魁河南丁酉鄉試戊戌登進士第授益山縣知縣迎教諭公就養雖鳴東幕先侍教諭公七箸而後出坐堂皇公退復東幕侍立杖屢間不命之退不退也教諭公復時時訓之曰爾知事父以孝抑知愛民以慈乎羅一邑之惟以奉一人是謂志養非升斗之爲是沾沾也道寧

奉教故悉心拊循而百姓感戴過於父母考最召拜監察御史巡鹽河東先是河內民奏開廣濟渠不果及道寧勦盜引十萬應否克給河南官軍俸糧者道寧曰俸根一省利廣濟渠一府利均爲國家至計吾將兩成之達諸河南兩臺檄下所司重舉如雲渠成如雨溉田數十萬頃巡按真定四府墨吏望風解綬去府開州有巨寇魚肉一方交結椎姦莫敢誰問道寧設法捕獲戮諸市曹人心大快陞山西按察司副使整飭雁門等三關兵備創築寧武新城及沿邊堡寨俱募軍充實武備一

新遷人至今賴之。未幾以微疾乞骸骨歸。時廣濟渠通塞不常。道寧因邇流窮源相度地勢直至五龍口歎曰。使渠由此而行。數世之利也。今未二十年而塞。蓋創始者失地利耳。遂自諸當道達廣濟舊渠三四里許別開利人渠。五年而後成。水利至今賴之。濟水初達府城東流入河道。寧因行渠見其南流曰此古蹟也豈可與今利而忘古利哉。復修架橋六座。新流從上濟流自下。二利並行而不悖。優游林下三十餘年無疾端坐而逝。年八十有九。臨終不及已事。第謂諸子曰汝等不湏憂貧。

但教子孫讀書做好人耳當時以爲格言

河南右布政使蔡湖

蔡湖字

臨海人弱冠業詩更業春秋浩博精詣於

書無所不窺弘治乙丑舉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改兵

科給事中慷慨敢言中外想望風采遷湖廣按察司僉

事奉璽書督學湖湘轉貴州又奉議貴西南荒徼營盤

築城兵革相尋時清平苗寇據香爐山以叛勢擢全省

湖教然躬鎮其地扼吭擣虛竟底蕩平自鎮至省城七

十里而還重開復嶺崎嶇險絕旅行者歷數舍無所息

肩乃爲之十里一亭翼然相望迄于今庇其蔭不衰尋轉福建右叅政奉勅督理糧儲悉心擘畫軍儲給而民不勞泉州漳二郡樹大事碑以表其功他如萬里林鹽田鄰飛鷺嶺諸地昔皆魑魅魍魎之窟潮胥相其險隘輒爲梁涂蔽以亭宇一日芟蕪爲康達秩滿轉河南右布政使道出建陽時朝天橋燬於火民以舟渡多沉溺公私爲病聞潮過號泣遮留願復橋以濟潮慨然弭節驛庭解衣爲倡聞者爭助之卽日掄工授成筭視舊有加落成而後去人擬之端明萬安云及蒞汴凡注厝悉務

寬平與民相休息。兩河當四通八達之區，盜賊充斥。下  
令郡縣道周悉植榆柳縱橫各以行列。賊騎卒難於出。  
沒而百姓亦賴其薪蒸。未幾具疏乞休。五上始得允。既  
歸徜徉山水。淘寫吟咏。迫然樂以終日。不事家人產。而  
賑貧周急。則終身無倦色。凡有便於人者必盡心力爲  
之。而後已。自筮仕以至蓋棺四十餘年。如一日也。卒年  
八十有三。潮性孝友。好讀書。未嘗一日釋卷。爲詩文肆  
筆而成。求者靡弗應。短章片簡。率寓箴誠。不爲無益語。  
所著編次名言二卷。刊義六卷。對偶菁華一卷。藏於家。

廣東按察僉事金達卿父澤附

金達，字達卿。其先鄞人也。曾祖真，以閩右徙實京師，遂占籍上元。父澤，累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達幼承家學，以尚書舉弘治丙辰進士，除陽信縣知縣，以豈弟稱。三載考最，擢太僕寺丞，改禮部主客，進祠祭員外郎。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大帽山賊，累年爲患。達率兵往征，一戰而擒其渠魁林貴等，斬首千八百級。且畫善後便宜，數十事，四境迄安堵。千里之內無赭衣，當路以爲材。方齎大用，而達念都憲老，遂乞身歸。日侍左右，竭盡色養。

之誠都憲安之忘其老及卒旦夕啼泣如嬰兒達爲人鬼梧倣儻有材略平生見人之乏必周之遇人之厄必拯之設有不及如痼疾在身其令信陽也前令負官銕妻子久繫幾庾死達立爲償之復厚贈而歸其孥一時翕然稱爲長者以爲宜登年載福以食其報而僅得中壽以死說者每致疑於天道云

福建右布政吳德翼昂

吳昂字德翼海鹽人六歲而孤性端穎嗜書聞海寧祝先生萃者解官授徒四方學者多從之乃短褐草鞋從

一老蒼頭負書走數十里，投贊進謁。祝先生一見器之。  
鼎荷知已，感激奮發，鍛心銘槩，業大壯。弘治乙丑，舉進  
士，授宣城縣知縣。宣城人弗善耕織，昂教之耕織，不三  
年而民無凍餒者。更新建新建，則寧庶人宸濠所居也。  
方宸濠未敗時，坐擁王號，驕橫莫制。日張爪牙，索民租  
甚刻，民不能堪，遂結寨丁家山以拒之。宸濠太謹曰：「新  
建人反，諸大吏在會城者，莫敢言。」昂獨以爲民幸有敵  
而然，不可以反名。乃冒言而進曰：「始吾有疑於此民之  
敢於抗大王也。乃今知此民非有反於大王也。愚者徇

財以忘生。惜者勢極而生變，此可以理法散，非可以威  
力驅也。乃入丁家山，阡父老論以禱福。諸父老皆頗首  
謝應時解散，而宸濠獨懇懃然謂昂曰：「袒新建人也已  
而歲大飢，公私無備，民大困。」昂立拘補法以賑，而全活  
者幾數十萬人。尋轉南刑部主事，以忤司寇乞歸。起南  
兵部武選司主事，陞福建按察司僉事。福寧有訟妻殺  
夫者，昂疑其獄，禱於神，夢一小兒據其腹。昂曰：「殺此夫  
者必杜福子也。」踪跡之，果有杜福子，與其夫賈殺而攘  
其貲，捕之，一鞫輒服，妻得不死。閩人以爲神。超陞福建

恭政晉右布政使三疏始得休。旣歸不復從章縫游。或扁舟或徒步走泥途漁樵間意甚適人或仰之亦不較晚年尤窪心鄉曲利害歲飢數爲請賑海隄爲患特疏於朝得專勅水利憲臣經理迄今賴其保障。昂向所從受業祝先生者死。昂奔赴喪次寢苦枕塊。擗踊號哭如子喪父說者謂今人古道復於昂見之不會空谷足音云。

工部右侍郎江景熙曉

江曉字景熙文昭公灝之子也舉正德戊辰進士主考王文恪高其才以爲宜在詞林曉以文昭公在南京乞

便定省授南兵部主事改武選考滿轉職方司員外郎時虜入白洋口設謀防禦曉功居多虜退賜彩幣一袋陞車駕司郎中時武廟巡游無度傳旨啟關無間日夜曉日宿於公凡違例者悉不與仍定例則餘奏皆爲令調吏部稽勲司郎中同僚多飭威儀而曉坦夷率性惟持正秉公留心人才臧否每冢宰咨及必前言僉有候選百餘人咸稱稽勲公而恕考功私而刻冢宰深然之由是爲同僚所忌無何而考功忌者轉文選郎中遂出曉爲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士論甚不平曉欣然就道

惟以盡職爲念每出行部。卷笥必空。微而後入。自傳金之外。一介不受歲歉。議奏免民租。仍加賑濟。又歲凶饑。匿錢穀數十萬。故糧不愆期。而民不告勞。陞山西右布政使。值歲大侵。太原平陽民多轉徙。曉極力安輯賑濟。全活者以萬計。時曉聲望日隆。然孤介自守。頗不悅於當道。歷三年。始遷應天府府尹。憂歸復起尹應天。歲大旱。蝗不遺種。乃發長平倉。暨屬邑預備倉穀數萬石。分賑之。全活亦數十萬人。晉工部右侍郎。大工方典奉勅督理帑藏。常不給部議加派各官。曉曰。濫費孰若節用。

之爲寬民也今夫近冗食而物價低昂不開徒爲勢要奸商之資耳乃諭司屬簡其人平其價量工稱倣盡裁內官監所估且防檢嚴肅乾沒者束手乎諸工畢舉而國用不耗時肅皇帝將巡承天令內官監沿途搭蓋行宮今晚先往巡視督理既准辭出京已復有欽改駐蹕程次增寫虛都新樂栢鄧磁州湯陰五處禮部尚未刊布先馳吏報曉曉隨照新定程次行據按陞珥胡守中速辦以湏駐蹕已則兼程舖諸州縣督有司晝夜促迫事皆有緒而守中弗知也恐緩不及事乃免因委罪於

憲。建謚號。奪職爲民。晚。念家屬後。徵服開道。在京。那楚士民。稱訝曰。是前日。建視公也。爭具有與送之。蓋。曉更奉命。而南也。恐扈駕者衆。有司供億不支。自備乾糧。清過止。受廩米三升。故民感激若此。曉既歸。角巾野服。閭戶省愆。無何而胡守中以罪弃市。士林稱快。自曉被謫。臺諫多不平。然謠人在位。未敢顯言。自是累疏交薦。每虛歲。而曉竟以微疾卒。卒十三年。穆宗改元。用諫諫言。肅尚書。祭葬悉如制。曉來變登朝。數歷中外。所至功見。言信。而文學政事。雖然爲士林所推。天性孝友。事父

學生養沒哀情逾於禮兄囑弟碑卒無嗣俱悉力襄事  
義其繼子廷承已廢白首怡怡無間言聲色貨利一無  
所染惟玩索經籍考覽本朝文獻鄉鄰沿革與夫鄉賢  
野史地理醫方罔不旁搜以此自老所著有瑞草稿十  
卷歸田錄十卷春秋補傳十五卷傳於家

光祿寺卿陳子文煥

陳煥字子文餘姚人以進士歷官工部主事改南京御  
都御史外郎歷禮部儀制郎中陞廣西右叅議雲南提學  
副使湖廣右叅政江西按察使晉布政使入爲光祿寺卿

卿致仕，煥天性淳厚，居官以仁恕爲心，至義所不可不爲。苟同當在淮時，武宗南幸，巨闊悍將從所過太索賄，莫敢違者。煥曰：「禱福命也，何以賂爲？」弗賂，亦不及於禍。在廣右，分守柳州，猺獞出沒爲患，參將沈希儀領兵界上欲誅之，煥謂之曰：「猺不可盡，雖兵之亦不能止其患，不如以恩信撫諭之。」遂與希儀入其境，召諸酋長，以爲約，不犯則賞之，諸酋長大悅。聽約束終其任，不敢犯。柳州滇南士習與中土異，煥教之切切，惟安貧執義，以廉節爲先。卒之自躬，士由是嚮方，肅皇帝之駕幸承

天也所遇有司或坐供帳不具得謹齋廣撫臣以奉禮  
事檄換換條其巨細罔不飭備一時以爲能遂簡督修  
頤陵碑力程工務極壯固稱上吉告成詔進一階有  
金幣之賜一日渡漢江大風雨舟幾覆衆擁憐泣憐神  
色不動指顧舟人分拯溺者活數十人竟以無虞任江  
西獨四年安和寬簡官民便之吉水豪某者依山阻水  
恃力與有司抗乃逮至庭下察之憐人也貸其死督之  
卒改行爲良民所行每若是光祿典內府諸膳饑中貴  
率溢額以需換被籍應之中貴頗不便因攝語中傷之

姻遂稱老。乞致仕歸。煥之所履。兩逢大狩。一治顯陵。他人或惴惴慮不免。而煥皆因之以有譽名。柳夷之畫宣恩。以樹威。漢江之危急。人面忘已。吉豪之獄。捐文以得情。蓋仁厚性成。而智足以行之者也。卒年七十三。

吉安府知府朱君佐諫

朱諫。字君佐。溫之樂清人。弘治丙辰進士。初知歙縣。以幹治稱。艱去。服除。改知豐城。治如歙。以彊項失上官意。久次。始遷知武定州。復以事忤巨璫。走憲逆瑾。瑾怒。將中以奇禍。聞者胥爲諫恐。而諫視事自若。日禍之。有無

數也瑾其如我何會瑾敗免遷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  
郎郎中時贛州大帽山賊延袤閩廣數千里中多谿谷  
賊憑要害時出爲民害朝議僉曰非朱武選莫可治贛  
者遂知贛州府蒞任無十日卽舉兵壓賊境下令曰能  
捕賊者卽以所得賊貨賚之官無所與人懷利競赴敵  
穢其魁俘黨惡數千百人諫廢其窘遣使招徠之俱倒  
戈降因散置於安遠龍南諸處給之牛糧俾耕以自食  
賊感激遂爲良民以功移知吉安吉安巨鎮素稱難治  
又豪惡數家倚寔藻爲虎狼前後二千石皆憚濶置不

聞諫憤然曰守何爲者而能坐視鼠輩橫若此也且王  
府何爲悉械繫之按如法時濠叛謀寢成諫計卒難告  
變則儲餉募兵浚溝修垣人莫測其故會丁內艱歸歸  
二年而濠果叛御史王守仁旣稔知諫所爲至是謀討  
濠曰吉安朱守之所預備者也舍是安所圖功乎乃越  
吉發兵卒擒濠守仁嘗移書歸功諫諫頻蹙曰宗室負  
恩古今大惡不幸而吾慮中朝廷方流涕行誅敢以爲  
功耶服除當遷自以仕途窮諸遂謝事不出時年五十  
有四諫孝友純篤處三黨悉有恩自奉儉約少有餘積

轉施以利人。嘗見芳林嶺峻險，人苦負挽，卽於海濱平衍處，甃路餘三十里，行旅以爲便。東山渡，當郵台，既括之衝，水缺而深，渡而溺死者歲不下數十人。諫造巨舟，移渡山內，自是民不虞水死。平居手不釋書，究心經典，其令豐城也。蔡虛齋督學江西，與論諸經，及河圖洛書之旨，至夜分握手曰：吾始見君製作，謂爲詞家繼見，政事謂爲能吏，乃今而知君理學中人也。其爲世儒所推許如此。所著有學庸圖說、李白詩註、宋史辯疑、詩譜。

廣東按察副使施聘之儒

施儒字聘之，歸安人。以尚書舉浙江丁卯鄉試。明年上春官，時逆瑾擅權，播弄人事，號正直者多遭斥逐。編戍之禍，乃託疾歸。教授吳門。瑾誅之明年，爲正德辛未入奉廷對，賜進士出身。拜監察御史。出巡山海關，改巡應天。會有都城門卒故出入權貴法當遣戍，權貴請之，不聽。反論奏儒有旨，速治下詔獄。羅織備至，竟無他左驗，以微罪奪職。肅皇帝入嗣大統，詔起廣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湖惠間，湖惠故盜數擁衆多者至數千人，沿

山結寨互爲聲勢官府不能禁多招撫曾無何復劫掠如故以爲事體不宜輕動幸毋爲大耳儒至部勒狼目漢達官軍密授方略分道進剿直抵龍川山悉平之明年平新田寇又明年平姚子圖寇皆斬獲二千級以上遂請設惠來大埔二縣賊於是無所逃遁今潮惠之間民得老老長幼不聞徵發不事金革者儒之功也擢福建參議業行矣當路者請量加儒憲職俾得終事潮惠間而儒亦曰我恩用廣人比命下得授廣東按察司副使整飭兵備如故先是惡少航海者持鴿鳥之東夷得

二十金卽讒言畜鳩鴿可射利革百爲羣奔走乾沒有  
以資產易一鵠契成揖謙與之不色吝者郡廢耕穢驚  
鵠若狂儒卽斥言此鳥妖也不可長特嚴禁捕蔗首奉  
數十人置之法閱數月而後定有陳給事者與儒同年  
居鄉橫甚爲怨家訟之朝行廣東覆按儒直怨家而論  
陳給事如法夫權貴意遂落職歸居數年與湖守劉天  
共商湖中稅輕重不相準以故民多逋負日以流移而  
吏課殿劉毅然以均稅請於朝得如議行今所謂惠湖  
大計一書信大計也已又請割烏鎮地立爲縣雖不得

行竟得設通判一員專制其土至今盜徒盜賊有所壓而不至大爲奸宄者儒之議爲之倡也其施德於地方非淺鮮矣所著有學庸臆說等稿藏於家

刑部右侍郎顧德伸述

顧遂字德伸餘姚人正德丙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數皇帝將南巡伏闕疏諫廷杖幾斃世宗登極嘉其忠陞俸一級歷奉司員外郎郎中出知寧州值歲大歉出金褐果達官分道煮粥以食餓者復遣檄旁郡約無遏糧民賴全活者數百萬人明年夏復復亢

早遂竭誠禱之。雨隨注。民爲建喜雨亭以志德。治旁民居久作烈甚。遂創匱拜之。火尋滅。治惠五年。法嚴政平。民戴若父母。遷廣西副使。兵備賓州等路。以父憂去。服除。改福建副使。兼督海防。時議造戰艦禦賊。遂謂濱海居民處舟。若家寄跡於商。乘間爲盜。計莫如籍海舟於官。以便稽覈。卽以巡捕事付之。省費數十萬。至今以爲利。遷廣西右參政。分守思恩方土。目爲亂。勢頗披猖。遂親督行陣。斬獲首。餘寇鳥散。遂曰。使賊畏我而退。不若悅我而服也。乃單騎之上界上。招其餘黨。諭以利害。昭

示恩信皆脩首聽約束以功遷貴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督修顯陵事竣三錫金幣晉右都御史建撫遼東坐累左遷山東參政再遷廣東右布政使尋陞右副都御史提督江右閩廣等處軍務晉南京刑部右侍郎掌都事務以伸冤戢暴爲心有監生朱環誣生殺人罪久不白遂薦得其實督筆釋之百戶劉羽兇暴狡黠殘賊善類且交通權右爲城社衆莫敢誰何遂挾擒之卽日斬之獄至今人猶以爲快會太夫人卒聞訃奔遺哀毀成疾竟不起年六十有六遂資斂質厚平生未嘗

輕毀舉人敦倫尚義日不暇給撫仲弟事如已子姪庶幼失恃歲撫之官教育有成魁乙未會試族黨同里無不稱爲長者云

都督僉事陸鶴齡松

陸松字鶴齡平湖人父墀以錦衣官從獻皇帝就國故得事肅皇帝於藩邸及肅皇帝之登極也詔徵諸舊臣皆世其官松以副千戶世襲歷陞指揮使典詔獄松端毅重厚平居無戲言時大獄數起而松用法平恕以保全善類爲心難上意所欲嚴謹松堅持之

不爲動。縉紳多賴焉。御史馮恩聞松之卒。爲製服哭之。  
日。今誰復持平如陸公者乎。其得士心如此。松性至忠。  
以時政得失爲憂。喜每治獄得救免忠賢歸輒欣然與  
妻孥對酒甚樂。有不如其意。卽默坐弗食。家人不敢問  
也。議者謂松憂時守正。有古大臣之風。官至都督僉事  
卒贈都督同知。

右僉都御史陳崇之世良

陳世良。字崇之。臨海人。以進士令樂安。樂安俗嚚。夙  
於理。良勞心殫思。恩以撫之威。以震之民畏。且懷時望。

母就養官舍見良貌癯勤勤憂形於色及聞民樂其惠士頌其廉明解願笑曰吾無憂矣及考績適以內艱去民越境攀號依依不忍舍服闋補甫和治法一如樂安而益摩厲學官以典教化一時士民蒸蒸向學絃誦之聲達於四境邑之小戶村田數百畝地下每爲流澇所浸良築隄障之隄上雜植榆柳以固其基數年鬱然夏日行旅蔭其下無病渴者又鑿河渠三十餘里引以溉田遇澇則洩而歸之河無所事糞而畝歲收一鍾先時牧馬場歲收租銀一千五百緡有奇不問地之肥瘠而

崇徵之小民告病良請於朝得旨隨地量徵減舊額  
十之五措置預備倉糧以數萬計窮獨無所歸者有奉  
婚嫁斂葬不能舉者有助由是逋逃復業者數百戶而  
四方流民來歸者又千餘家無不愛戴之若父母婚紳  
士大夫交口而頌者無不色喜良獨泣然曰恨不令吾  
母見也考最召拜監察御史時逆瑾干政竄逐忠賢良  
惧然抗言之爲瑾所忌尋遷南京大理寺丞未幾瑾中  
以事調贖米三百餘石衆皆吊之良不爲動瑾敗首懺  
愧大理卿尋晉右僉都御史兼管蘇江憲慶振肅一時

倚以爲重適流贓猖獗良悉心防禦朝夕申明號令刻期督戰所至克捷屢疏乞休口不言功及得請卽飄然東歸杜門却掃日與賓舊徜徉湖山間若將終身焉者後以薦起應天府尹堅卧不應卒於家所著有青嶼稿若干卷藏於家

工部左侍郎沈以安節甫

沈節甫初名之歷以字行更字以安烏程人嘉靖己未進士於時分宜在事欲援之中秘使人授指不應乃授禮部儀制司主事嘗務甚簡日閉戶讀書考究本朝故

實。曾有疑禮無不取。爰主部務者深相倚注。高新区鄭  
名相。亦引重顧時。自貴倨。會以事詰責主政甚厲節。曰。  
上下之交。有禮何至是。輒令掾史以故事白。且曰。沈郎  
中云。新鄭不能奪也。而時多玄撰。猶屬節具草。且曰。是  
該司事。節持弗具。會又有旨建祠禁地。令黃冠祝釐。節  
曰。茲卧榻側。而令羽人闡出入。非。祖宗防微至意。又  
持弗建。新鄭義不能難。而具以此失。上旨恚甚。節移  
疾避之歸。而喪其母。服未除。即家拜光祿丞。踰年赴召。  
則新鄭以首揆。攝冢宰。益貴倨。諸附麗者。益踰檢柙。復

移疾避之。又二年，新鄭考明，年始出補，補尚寶丞，則江陵爲政於時，多用齧猛士，或軟熟就牢籠者，而節質未幾，項三歲，始量移本司少卿，旋轉卿於南，蓋自爲郎秩太昂，至是十九年，始進一階耳。無何，而奪情起公卿臺諫同聲貢訣，節浩然歎曰：「三綱淪矣！」遂上書封公願長乞身奉林壑，封公不許，不得已勉之南都，或惎之曰：「吾曹故事，不得無書抵政府，飾與謝不從。」江陵母人京取蓮株，陵送迎領都邑，獨節一人不出，竟致仕歸。又四年，而江陵卒，詔起南京通政司右參議，尋擢貢舉，常選翰光。

祿卿復改卿太常有薦新覈謂國初本取諸畿內遠取  
非新且徒耗郵傳飽中人橐耳宜改派北不報已陞南  
大理卿刑部右侍郎無何召爲工部左侍郎署堂事領  
念尚方非時宜索不可程首報請止一切傳造不報自  
是報數月一傳奉節輒持之上亦輒不報節乃引  
祖訓一欵凡內官內使傳者各該衙門具本覆奏再從  
自然後施行則覆奏而未得旨者其不可行明矣亦竟  
不報然節亦竟以此持不行五請而始得旨上竟爲  
裁省諸奇巧難成者歲省費不貲漸比不登奏減雜費

五之一歲運亦減三爲二兩運所寬率二歲省一兩鹽  
芻德亦不貲。題安樂工典抗疏請罷。且言陛下亦宜平  
性氣慎起居以防不測忠懇所發蓋腹心重臣難言之  
者。水衡錢大姦在預支節庶其情不預給姦商大窘而  
王盡臣者其魁也猶挾貴近人居間不得且見法一輪  
事聽不審顧論節不宜重困蓋臣節患門吾以法杖可  
飭法之商何至相白簡遂直疏居間狀且言法不可撓  
寧乞臣骸骨而預支端必不可開遂得旨如節言當是  
時中外竦然服上神聖明察而節之守正不阿爲貴

近所憚因言者乃益著節於河渠講求最久往來問河  
所渟射分合澗澗處甚悉一切隨宜修救俾無薄陵無  
梗濱勞盡曲中多苦心而廷臣紛紛上便宜節一意持  
審不欲妄爲國家興大役乃硯言近日河患在河身日  
高高在清口則淮水不得出爲 祖陵憂高在鎮口則  
湖水不得出爲遷道憂必有以治河身之高爲上策其  
次開渠築使黃讓淮以安 祖陵開韓家莊使洩湖水  
以保遷道爲中策若其他妄更置者爲無策於是諸議  
盡寢獨韓莊拔築而灌農安流分黃導淮而 祖陵無

慈節嘗言人湏辦得真爲國家之心毀譽恩怨不入於  
胷中而後可以論天下事誤在承空年餘謬謗守功令  
上下無擾而獨以身躡狂濶摩切蘿辰闢持人主左右  
雖幸聖明優容然亦賴真以屬矣卒以父喪去居衆簡  
出足跡不窺城市終其身節清真澹素食不兼味衣不  
重帛動止尺寸森然擁書一室累歲月不厭朝章國典  
鉅細精研真有得於寧靜淡泊之旨自爲郎至符卿十  
九在告出亦多在南自勲卿至司空僅五年而乞身章  
至十五上每云吾官旦夕可去而後無負官使朝廷無

百輕之大臣而朝廷重其指可觀已。事封參屢未嘗有  
聲語不露氣謹候七箸微不憚卽彷徨無容身地。盖老  
而猶若孺子然其行於俗有義田有義學有宗老會燕  
年之七十以上者所著由醇錄行於世所集琬琰廣錄  
西吳琬琰錄紀錄榮編古文類抄并他琬議碑記雜著  
文若干卷藏於家節之沒也。赴吊者不遠千里山陰王  
相公南臯鄧公至欵節古柏寒松不可再見太倉王相  
公常稱節朝市中恩淪豪傑中處子詩論以爲尤

工部主事戴府化錄

成，字時化，奉直公標之季子也。標有至云，仰贊仲  
子，亦曾子屬。諭治賈事，篤入城匿，僧舍中乘露西游。  
歸，不惑，日誦數千百言。比伯仲相繼舉進士，益振厲。  
發憤，讀經史百家言無不研繹，爲文下筆，滾滾無停晷。  
著《夢岸序》，乙酉舉於鄉，入南太學。乙未成進士，授工  
部都水司主事。治徐州洪，故有二道外洪大石，號爲  
小者較列，時時礮舟殺人，而內洪則紓迴滯澗，沙石壅  
閉，不可以舟，又堤岸善崩潰，而窪者大半蓋至則磚片  
經畫琢其塊，碎其礲，積貯其捷曲，抜其壅塞以隨時。

路延袤二十里許。細轔上下如履平地。舉數十年積。客  
一。日。夷。之。如。决。灘。徐。故。有。裏。倉。業。已。圯。蓄。輒。修。建。廢。室。  
儲。積。粟。參。以。備。艱。凶。適。明。年。大。災。發。粟。得。二。十。餘。萬。石。  
闢。洪。數。千。家。賴。以。全。活。無。一。人。轉。徙。者。餓。莩。盈。野。召。募。  
夫。與。之。果。而。痊。之。數。日。而。盡。逾。月。四。方。大。疾。而。徐。不。淺。  
則。撫。尉。之。力。也。會。父。降。生。之。辰。以。不。得。親。上。壽。觴。為。愧。  
亟。請。於。當。事。者。求。得。諧。事。歸。者。不。許。輒。涕。下。為。之。不。金。  
竟。慘。勞。發。病。死。瞽。寧。父。極。孝。而。卒。死。於。孝。議。與。不。識。瞽。

張。之。平。生。好。觀。古。書。墳。墓。不。去。手。出。爲。詩。文。雄。俊。善。說。

不作經人語。有少山集若干卷。藏於家。  
王部右侍郎康熙時奉

嚴時泰。字應階。漢子陵之後。世爲餘姚人。登乙未德華第。  
進士。授溧陽縣知縣。邑人張湛者。素兜悍。睡眠殺人。竟  
敢誰何。泰齎得其實。擒而置之法。召拜南蓮御史。以憲  
曉例。改鎮江府同知。轉福建鹽運司使。有涪州場者。與  
島夷相隣。恃鯨波之險。三十餘年課賦不輸。莫敢往。徵  
泰曰。爲君之吏。奉君之事。豈可以風濤之故。而自遁哉。  
遂揚帆抵塲。旬餘輸稅以萬計。陞雲南永昌府知府。屬

唐爲新設奉治之以不治設學校遷民夷之僑勞都訓  
之以理義而銷其豪惡莫不畏威懷德有卓永知名之  
謹以功陞山東兵備副使時水旱頻仍民艱粒食尋  
奏停起運民稍甦息又多方設法賑濟充會之民皆  
數十萬壤接黃河不時淤駁泰經略有方水患頓  
轉廣東參政以從征安南功陞福建按察使尋陞四川  
右布政使未任轉左時建尤廟採木於蜀夙夜踰關  
馳其舟自草莽匍匐平之以兵尋以宗室屬籍久絕輕  
爲題請陞南京太僕寺卿期月轉陞右副都御史還撫

四川都蠻不靖。茶毒西土。禍延春桂餘火。秦出奇兵。勦之。斬獲千餘人。渠魁投首。露布以聞。加俸二級。陞南京工部侍郎。引年歸。卒年七十有二。

工部侍郎方應弟矩秋附

方應新城人。嘉靖辛丑進士。授江西南康府推官。決郡獄如迎刃。以卓異徵。例得臺諫。庶以言責非所任。力辭。乃授禮部祠祭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時世廟有事。睿官罷。朝餘十年。所薦時時率諸同舍。討朝儀而肄習之。同舍咸諷應郎。堯舜無所用。垂衣安事綿蕞。及庚戌。

處入。上猝臨朝，歲相大宗伯上朝儀，猶行無所失。

宗伯爲雲間徐文貞階心獨多廉會島夷數寇與雲間  
首被難。大宗伯言之太宰則以廉出守雲間。意至亟。  
上海城朝登陴而夕禦寇。寇無所逞。悉宵遁復請停役。  
發寬田租以甦民力。治最天下。陞廣西按察司副使。進  
廣東參政。是時大宗伯素入政府。適江南撫臣當更  
置。首推敷故雲間守福之。上以爲然。遂遣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治軍督儲如故。廉以兵荒代至。民將不堪。抗  
聲數千言。直陳民間疾苦。於時得減賦百餘萬。不啻出

中中言者罷歸。穆宗改元，起南京大理寺卿。遷  
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請留徐州商稅以佐河渠，  
如臯屯兵以蠲坐食歲計，減省踰萬繫。令爲常轉，由是  
工部侍郎。請老歸。日與仲弟少府矩、季弟典儀、秋在布  
衣履，時討諸子姓而訓之。先禮義而次文藝，歲大饑，  
請縣出倉果以賑，慮其不任，而中道辟，則又出私果作  
糜餉之。松葛二溪，當巨浸之淫啮，堤梁悉圯，廉倡衆築  
堤，以備水溢。甃石梁數十丈，以便行者。間里皆顧德而  
化。無何而病，自刎死。日，先期金于城，裸衆葬以備四體。

鴻家人勿哭。衣棺就枕而逝。時年七十。

太僕寺少卿馮鳴陽應鳳

父左亭附

馮應鳳字鳴陽。會稽人。生而警敏。有異質。父左亭奇之。曰。此兒類我。遂破產以資讀書。弱冠。餓於庠。文日盛有名。而家日以落。於是外資肥瘠。以佐養。而內益於奮。於學。癸酉舉鄉試第八人。明年成進士。令永豐。永豐襟江。遶湖田。時出水下。歲不得粒食。而得鮑。邑以故。疾。貧民。風至。造父老於庭。問水所患苦狀。爲。躬督版。重築堤。堤以抑其流。皆成沃壤。民始不鮮食。而得粒。曰。馮公。余。

魏遂以名其堤。召拜廣東道監察御史。丁父艱。服闋。補陝西時沐國舍中兒豪奪民田。民糲糲。且羣不逞以爲  
漢憂。乃以鳳行部。鳳素有威望。攬轡。業已氣奪。至則論  
沐以舊制。卽檄治其奴。責之歸田。而薄其罰。巨鎮帖服。  
兵備副使李材。以冒功蒙重辟。繫詔獄者六年。臺省交  
章救解。未得。會鳳接滇。虧得其狀。遂上疏申理。竟得釋  
人。謂鳳一言回天。然鳳不以微德於李。李出亦不誚。當  
時以爲兩賢。湘按江右適無崩力爲百姓。請命兩兌。得  
改折價不勝踴躍而民賴全活。其識諸郡獄必務平反。一

字不妄下，老吏皆咋舌歎不及事竣。巡視京營，疏請專司舉劾，稽將領汰老弱，卽鄉寺莫敢撓其議者。營務爲之一新。故事大計羣吏，河南道董其事，時員缺，以鳳協理，精心咨訪，所廉察時出人意表。無何，出理長蘆鹽務，時同郡何經高爲運使，悉是其規畫，而心服其清巨鑑，某分理鹽課，耽耽若虎，見鳳輒歛手相戒。以故商竈蒙利，而安僉曰：「天道有知，宜令馮公有子。」因範金爲嬰兒，焚香虔祝，聞代去無不泣下者。以累勞遷太僕寺少卿，居具鴟乞歸，而疾作遽死。年六十有二。鳳性率直，豪傑

敢任而尤篤於孝友事父惟力是視以永豐考尋封公  
父笑曰今日養孰與朕嘗多鳳緒皎然及卒哀毀過禮  
恒宗鄰之靡室家者掩帶輦之在道上者曰此先志也  
少與葉君實友善而中夭相其弟舉於鄉又夭家無繼  
亂筑墓兩寡命與弟未亡人相依矢節于之田以供糊  
養鳳凡四奉簡命其所推獎皆名吏謝者以竿牘至目  
此公事吾不任受德悉屏絕之遇親戚欷然道情亦時  
時緩急人然未嘗紺理法以曲徇也竟以無子死且全  
人哀之日天道無知令少卿無兒

廣東按察司副使許子峻

許獄字子峻錢塘人。登嘉靖庚戌進士第。釋褐工部藝事。榷蕪湖稅。以永樂解歷員外郎。郎中。出理九江新舊蘆政。蘆洲延袤千餘里。歲入四萬有奇。往多爲魏國金中兒所沒。課不登。獄乃抗謂魏國曰。君侯荷國厚恩。盡享湯沐。川澤之利。誼不得有所問。君侯所不與。使君讓書。具在。不敢脫法。爲使命辱。魏國大慄。竟無所撓。蘆政一清。擢河南按察僉事。備兵額上。時倭寇雜揚揚。非所。而。也。當事以獄才。檄以戰守事。獄立至危城。築于城。

援。辟。登。門。命。老。弱。傳。烽。射。卒。戰。士。出。奇。破。賊。賊。遁。去。  
而。危。城。完。先。是。城。門。晝。閉。郊。垌。之。民。以。避。寇。至。者。抵。開。  
號。呼。不。得。入。獄。大。言。曰。城。以。衛。民。也。委。民。與。賊。所。衛。無。  
何。乃。綴。立。馬。城。門。下。閭。右。而。開。其。左。令。民。魚。貫。入。入。唐。  
畢。而。賊。至。得。免。於。鋒。鏑。者。數。萬。計。當。事。者。惡。其。異。已。隱。  
其。功。領。撫。詔。謫。污。陽。州。同。知。唆。默。不。言。同。事。以。爲。難。適。  
外。艱。歸。服。闋。補。霸。州。踰。年。稍。遷。岳。州。府。判。岳。城。爲。江。水。  
所。灌。築。輞。堤。十。餘。年。不。就。及。獄。董。役。築。輞。堤。如。曩。時。輒。  
呼。天。而。泣。日。築。城。守。土。責。也。屢。築。不。就。而。屢。踣。吾。民。於。

版築之下如守土何備三策不就請身葬江魚以謝百姓夜若有人語之者曰亟穿井城中以瀝激湍城宜就獄如其言不踰時而城成百姓感其冥通欣然顧化治遂爲三楚最轉荊州調德安同知府事如故尋陞常州府太守常爲南北衝郵傳日夜往來如織民不勝供億多弃室而逃者啖調爲令使至僅一續食而已曰吾終不能利民臉以媚客內艱服除補廣西柳州柳民與徭伍雜居俗皆窳弊耕作而喜從賊唆立命田畯以勸農務首務自舉跡似遠築場身行畎畝間無虛日有力作

者卽止道傍以酒食勞之自是野無與草民以殷富也  
而從種人犯懷遠狀殺官吏全粵震動時議募兵大勦  
以震國威唆乃奏記當事者畧曰竊黃大地蠻種剪拔  
法等桀黠異常變詐百出頃受招撫尋復渝盟率衆幽  
掠攻城陷邑賊殺官吏驅畧畜產焚燒室廬窮兎虐焰  
上通於天竊料賊所恃者山川險塞巢穴深阻謂我師  
深入難緩則哨聚急則駁散謂我師追襲難金谿四林  
牙泰四港李角龍潭楊銀亮等相爲犄角謂我師并擊  
難屢衄慘涉蒙革輶車不過五石背負不過一鐘猥積

沮洳障屬毒蠍謂我師潰輒難今下方船出潭江出沿  
青船載百二十鐘舞葉百束益艤資械備則陣不無繼  
而士風飽矣以金谿委融四港委羅擊融羅擣其虛擊  
羅融襲其後則力分而不支勢且不得復合涪容一網  
絕其東柳城一師絕其西賓絕其南懷絕其北則賊不  
得復逃而勢將束手待縛矣然後大師屯烏蠻據武陵  
駐朝敵壁鳳凰則賦之右臂折塞屏石控巒奕則賊之  
左肢斷不十日而諸猺之頭致麾下矣夫利嘴畏距終  
必獲擒前不長蛇必致薦食莫刈蘿蔓無使遺種自此

不治後將滋蔓爲今之計宜先褒崇死事獎勵三軍興  
問罪之師嚴首惡之戮解脅從之網則老壯在於曲直  
而諸徒慕義安知無與陽居股以應於中哉記奏當事  
者咸噴噴稱歎曰誰謂書生無將帥材疏請報可廼檄  
五嶺苗狼天姥精銳及下虎符發尺伍各數萬人赴日  
大舉而糧餉器械芻交悉取辦於獄獄晝夜籌無一後  
時諸將因以獄所上方畧進取屢戰屢捷賊大潰斬首  
二萬餘級功上天子嘉說欽賜帑金十兩移梧州  
梧俗好訐徽和之以禮折楊爲虛陞廣東按察司副使

飭兵瓊崖。瓊崖居海島中。颶颶葛蘚與民人錯居間。及  
獮突爲患。而大盜李茂者。攻椎剽。橫行閩廣間。獄乃撫  
而用之。郡縣悉平。尋疏上。乞骸骨。于告歸外臣無。

于告者。蓋異數也。獄旣歸而於西山之側。營菟裘焉。日  
嘯咏其中。大吏造請至門。不見亦不報。廵撫銅梁張佳  
胤。顏其堂曰清風高節君子。以爲允。卒年七十有一所。  
著有朱陸同源道德解。蒙莊卮言若干卷。藏於家。

太平府知府吳望魯一儒

吳一儒。字望魯。歸安人。生有韻質。喜讀書。父以家世業

且若甚無讀書費則令就外氏外氏亦不業儒家吏  
君然憐其志稍資給之學成而游於庠家愈不支則從  
里中授章句藉庭圃以養其父母甲午舉於鄉廸士公  
車不第家益落不可支則挾一經遍走江淮撫吳門  
稱李闢教授生徒資庭圃以養其父母如諸生時庚戌  
始成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歷員外郎晉郎中守刑  
曹若干年盡心平反獄以不冤已而持節省獄蜀中獨  
故西南微民貧迫飢寒爲盜以米鹽畜牧零星受重辟  
者疎相挾鬻天盡心平反覆其名以請減死論戍者三

百六十四人。因置驛傳亭障之間。及他輕等者。一千三百餘人。其以宿逋除者又千餘人。而獄亦以不究以赦。出守太平。太平在輦轂下。號難治。儒又盡心撫循之。編。橫。厨。傳。供。帳。之。具。及。戒。抑。勢。家。請。謁。平。度。之。私。百。姓。始。得。帖。席。因。遇。歲。匱。曲。爲。賑。濟。徵。富。鄉。公。之。法。以。繩。其。流。難。而。頃。尾。者。未。幾。又。遇。旱。縞。衣。頹。食。徒步。請。辭。者。積。日。夜。竟。以。過。瘁。致。疾。比。卒。貧。無。以。殯。嘗。塗。令。沈。子。木。爲。之。祔。閩。郡。之。吏。民。舉。號。者。累。日。相。與。引。拂。而。遷。送。之。江。得。半。僅。五。十。有。六。備。性。至。孝。父。嘗。以。事。忤。邑。長。吏。笞。楚。

寢斃。且擬之皮。儒力不能解。乃倚邑門而號。不絕聲者。五晝夜。長吏撫然曰。人有孝行若此。而可重田。乃父哉。立釋之。而躬自折節於儒。爲知已。文以刑部考。封父如其官。里中人相與侈之。且曰。吳翁不及。以經教其子。而卒貽之以榮也。如此。三子入龍。人駕入驥。俱肄學官。稱高才。人驥以捍母。中盜流矢。死。自有傳。

江西按察副使吳宗乾源

吳源字宗乾。錢塘人。博學有才名。弱冠以文章高等。當廩學官。會同舍生年老需次。輒讓之。益務讀書如故。以

禮經第二人薦。戊戌成進士。授工部員外郎。會有  
荊州稅以廉稱。尋轉屯田員外郎。會有太廟之役。奉  
勅督木運於江淮間。不嚴而集。無後期。遷廣西僉事。屬  
鄉廝寇。有掠人妻以邀厚贖者。官兵不能制。源用間擒  
之。并滅其黨。撫臣以爲才。凡入叅謀。畫出董師旅。多以  
厲源。閱歲徙江西時。繙故所招新民互相殺。會有以反  
告者。幕府議以兵往。源謂仇殺新民故事耳。激之則易。  
以滋亂不如遣間諜柔之。幕府以爲善。卒如源策。而民  
得免於兵。遷福建布政司叅議。福故以遠阻歲出其所。

徵易輕齋市諸物以輸之京而所市物利害相去或僅  
徒管輸者偶值其害卽破家不足償後益逋不赴源至  
三分其等爲上中下以極利兼極害者中則自爲一等  
不相兼輸者趁便而役益集久之會御史某以清軍至  
檄源厚聚賂以貽所趁附源却之竟以是被摭歸源爲  
人謀厚簡慎貞亮惠慈故所至並以德稱至於窮研博  
極稽攷作述尤爲當世學者所宗云

吏部侍郎陶虞臣大臘

陶大臘字虞臣莊敏公諸之孫少端毅不妄言笑六歲

出就外傳。有朱先生者。好爲禮。使童子習洒掃。拂几展席。夷其貴於晚者。夏不得揮扇。臨獨樂之日。童子分同富。且夫習則不勞。靜則無暑。朱先生以語莊敏公而奇之。臨嘗間至莊敏公書閣。見名臣奏議。輒手爲褒錄。得數卷。莊敏公益奇之。曰。是兒。其中人也。十五。廩於學宮。三十而成進士。以射策第二人賜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故相嵩耳。嵩名。欲致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候臨。輒拒。不見。以刺報。時與給事時來慷慨。慕直言。每共揚花世務。時來大言曰。今日世務。孰先於去相嵩者。因出其蹕。

草席讀之日是爲名計也爲勝之則毋觸縣官諱誠篤汰其甚者已時來論上不勝下詔獄誅責所共謀互舞青備或傳且誣伏者幽聞之泰然日遣餉奉物謬糧爲債伺耗息時來謝毋重累故人幽笑曰固也奈何使君獨爲善時來得不死以戌去而幽亦以內艱歸服闋仍故官校錄永樂大典嘗是時華亭柄政心器幽數引與議國事會世宗晏駕遺詔及他箋表多出幽手華亭益器之以爲才無何以外艱去甫服除召充世廟實錄俄校應天試拜南京國子祭酒未幾以少詹兼侍讀

學士召侍上講讀於奉官上踐祚遷禮部左侍郎兼學士侍講讀如故上雖在幼冲聖質不世出臨聽所以啟翼之者首誦大學謂明明德如磨鏡不虧譽無民如澣衣不虧污止至善如赴家不虧遠是在於性真未攀躋擴克善端而已每所陳說至謹天戒法祖孝誠節民隱慎用含廣容詢飭邊備諱諱乎有昧言之也每進講左右皆目相指而上亦嚴重之亟稱先生兩不名改吏部黜陟推允時稱水鑑未幾以疾卒年僅四十八訃聞賜祭葬贈禮部尚書謚文僖四孝友天至既與

仰氏相師友、伯氏數奇、屢食貧、然臨莊事之不惑以憚  
絕遠家世、二千石產可中上、而臨自奉極薄、食不遺筭、  
著衣無重綵、而好施于獨異是、友人朱黎家貧、事懸孝  
死無子、其妻復以節死、臨先後爲治喪葬、養其父母、復  
言之有司、立祠祀之曰節孝、其待臨舉火者、三嘗諸戚、  
以及間之左右、無慮數百家、皆取之若固麻也、臨每懼  
言曰、爲善用極、爲惡亦用極、譬之岐乎南、則益、南、北、則  
益、北、嘗讀孟子、至收放心、未嘗不撫卷三歎、且曰、憂勤  
惕勵、其古帝王之心印乎、予允宜幼承家學、鄉會皆懽

其經、居官多善狀、稱世德未艾云。

禮部尚書孫志高陞

卷之三十三

孫陞字志高、忠烈公璣之季子、生聰穎、喜讀書、能詩文、尤善爲古文、號年十六、補邑庠弟子、時伯璣、仲璫、兩兄旣入高等、皆十年以長、而陞名與叔頤未幾、忠烈死逆濠之變、兄弟聞訃、誓死赴讐、廬墓茹素、詔在伯子旌孝集中、御史韓君聞忠烈三子賢、一見禮重之、尤稱奇、出以爲年少而才、商試越王臺弔古文、頤類血氣、百言、韓君驚訝曰、此今之王勃也、嘉靖乙酉鄉舉、乙未

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初丙戌，伯子舉武科。第  
一至是人以文武及第爲忠烈之報。云晉右春坊中允。  
主南畿試。尋陞國子祭酒。力以師道自任。嘗念諸生性  
遷難制。宜懸格使不犯。乃署爲二十二條執行之。雖親  
貴關說弗聽。至遇貧喪。出粟爲助。人咸德之。陞禮部右  
侍郎。奉勅督建元祐宮於舊邸。有司以大臣特命乘輶  
供帳甚具。陞曰。茲非赤子膏血乎。悉擇去。惟聲徹數于  
里。事竣還。改吏部左侍郎。無何。以母憂去。伯子又道卒。  
陞歸執二食。如喪忠烈時。服除。徵爲禮部左侍郎。旋改

吏部左陞樂道人善察可用卽以白太宰不欲其人知也視金帛雖毫末若將浼已人素信之故前後在銓曹無敢有私入一物私干一事者未幾晉禮部尚書以疾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陞爲人孝友天植痛父之死絕手不書寧字不爲人作壽父文母楊夫人年九十陞爲侍郎每公退必稱觴盡歡稍不得長跽不起事伯兄如父每巨細必稟命坐必侍側終其身不改性恬淡無所嗜好一介之微苟有未安則曰趙清獻必不如是一切不問生計故窮登廕仕而家益貧尤泊於進取當分宜

專政。圉其門人，乃自吏部乞徙而南。其跡益遠，而名益重。平居自讀書考古外，絕不與他會事。唯以水旱寇賊爲生民憂，至形之詩歌，以風當事者。交游海內，簡直寡合。非其人不得親，然實能容絕口，不談人短，又重義好施。貧賤之交，賴之存活者數十家。其教諸子，不專文藝，以名節相誡勉。爲文宗兩漢，詩宗杜氏。所著詩文若干卷，藏於家。

工部尚書潛時良季馴

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由庚戌進士授九江府推官。召

拜監察御史出按廣東提督北京學校遷大理寺丞屢少卿始擢督理河道右僉都御史以言歸未幾薦起撫江右遷刑部右侍郎旋進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總理漕河錄河工晉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召拜刑部侍郎經筵駕幸天壽山奉勅居守尋罷歸尋以薦起爲河道都御史終工部尚書當乙丑河決沛縣肅皇帝特遣大臣空乘衡督治而命馴副之馴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比原計月日省十之三帑金省三之一庚午河稍南徙決淮

革。浦。其。陸。百。五。十。里。皆。蕩。爲。平。野。驅。後。以。故。節。來。蒞。事。  
而。廢。址。盡。復。其。所。浚。築。深。厚。再。倍。於。故。河。而。費。半。之。抑。  
議。與。勘。河。給。事。左。坐。浮。議。去。去。而。河。決。崔。鎮。以。北。淮。決。  
高。墾。以。東。清。桃。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與。鹽。諸。郡。邑。幾。  
漚。爲。巨。浸。矣。於。是。天。子。思。駟。功。凡。再。起。再。廢。治。河。具。  
有。成。績。其。大。者。塞。崔。鎮。堤。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  
壠。黃。浦。入。淺。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入。於。海。而。海。日。  
遂。開。復。築。造。堤。十。餘。萬。丈。以。爲。外。護。既。告。成。錄。其。功。所。  
加。築。上。堤。繆。堤。月。堤。路。堤。長。堤。橫。堤。守。泊。堤。寄。子。堤。凡。

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磯閘料殿。凡二十九  
有四座。石壩。土壩。月壩。護壩。凡五十一道。濬汚淺塞。决  
口。墾老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裁護堤柳。八十  
三萬有奇。前後十餘年。輶車所至。更數千里。馴與役夫。

雜處畚鍤葦蒲間。沐風雨。裹霜露。髮白面黧。而後兩河  
合。軌數萬艘。轉漕無害。緣河之民。始復復見室廬丘壠。煙  
火彌望焉。馴之言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卽以治淮。會河  
於淮。則治河。卽以治淮。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濟。

則以治淮。故竟馴在吳。止以築堤。東水借水。攻沙爲

全第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具載駢所著河防一覽中。始大夫探圖而覆讖之，且不能竟。抑竟之而或茫然不得其要領。嗟乎！是宜駢歿而議者之嘵嘵也。方駢之督視也，日夜寄命一簾，往來風雨中，或暴瀉，或略血，或裹毬視事，未嘗以病解。嘗露坐河壘，水忽大至，距其前僅尺餘，衆皆驚走，駢屹不動，卒無恙。又颶風吸舟入決口，左右戰泣，每復喘聲，忽有樹杪攤舟底，得脫明日探之，無有也。父老立石於河湄曰：「潘公再生處。」駢壯於河老於河，病於河，乞骸之月，猶奉旨輿疾行部，且請開夏鎮裡。

河，又手疏八事以歸。歸已疾革，猶喃喃河防不安，遺言若馴者可謂以死勤事者矣。馴死十二年而始得誌，冊及進官保如例。

刑部主事陸元晉

嘉基誠附

陸果字元晉，平湖人。自幼凝重，不好弄，長益端方。雖以有法，雖宴居如對賓客，未嘗有惰容。至其與人接見，舉止平常，若有以自下。雖閑闊高華，子孫鼎貴，處之淡然，無汲汲行義。日不暇給也。尤篤於孝友，季兄死，憑弔一號絕而復甦，居父喪，哀號徹晝夜，慘不入口者六日。謹

書往往往不寐舉嘉靖丁酉鄉試第四人辛丑舉遷士以刑部主事理漕刑執法不阿與漕臣不合而罷果畧無愠意且日得紙修禮訓以式鄉間豈不若一官耶乃倡諸子置田八百畝歸景賢祠以周族人日侵老日賑貧日勸庶日育才日助婚日助喪條規甚悉謂之族田又置田五十畝歸世德祠以供禴祀謂之祭田羣里族之子弟置塾講業置田二百畝以給稍廩謂之學田以宗族日繁更催不支也置田三百畝分贍之謂之後田平生輕財好施内外宗黨以及朋友無不受其惠多

有割產以食之者歲首會祭先祠虔行古禮召諸子姓勉以孝弟有不幸者必以夏楚承之以故子姓皆訓馴有所化導又講行鄉約里中少年卽有不檢者耻爲果所聞也漸皆改行吳中人士無不高其義者嘉靖中島夷內寇首建議築城捐資爲倡已而寇至得賴以免年七十三無疾端坐而逝子四光祖光祚成進士餘鄉舉光祖仕至冢宰光祚仕至陝西提學副使各有傳光祚子曰基誠字存卿少爲諸生篤學重義氣上繼祖志旌遺種德戊子歲大飢悉發儲畜以餉族若戚而偏擇五

貨之衝爲廉物以食餌者所全活無算復設義眾市櫛  
橫收路旁瘞埋之處大疫之後且有大疫豫剝藥餌以  
待已而果然以施疫者疫良已自是懸壺施藥以爲常  
誠抱長才弗克試而精心僥於爲吏子錫恩成進士今  
萬安誠手書親民要畧三十條授之錫恩奉以周旋邑  
用大治卒獲報最受封如錫恩官卒年五十有六誠性  
簡重平居不見喜愠雖處華胄而風槩泊如自奉節竟  
二簷三牕軼五十年不渝而一遇好施朋千庚爲潤其  
誦其義者迄於今不衰

山東左參政馮元卿敏功

子伯禮附

馮敏功，字元卿，揚州司馬汝弼之子。嘉靖丁卯領鄉舉，第三人，壬戌成進士，授禮部祠祭司主事，轉主客員外郎，進郎中，遷江西布政司右參議，分守南康九江。敏功行部至南豐，而浙兵調者以餉不足，方大掠。敏功召其長，好語之曰：「而與我鄉人也，故爲而言一反乎？」間名爲天平。檄大軍至，蓋粉矣。餉不足，吾爲若治餉，其長悅。敏功卽料倉粟庫，次第屬於舟，使一郡佐導之出，而運精銳尾之，底擗不敢動。屬友議均田，而敏功所

鄧多山高下饒瘠異狀乃同善計籌者周行阡陌間計  
私受稅毋得伏匿又爲之平亭其役留籍未三年以才  
舉拜山東按察副使飭徐州兵備兼治漕河甫至而河  
决廬寧灌農之阻者數千計漂廬舍人畜無筭斂功卽  
受計大吏調士民日夜併作與其下分功任難無何決  
塞各就緝漕舟漸通而大風雨彌旬水暴漲諸塞盡潰  
湖與河一來攻邳敏功時按部邳下令土其門水遂巡  
解敏功乃行視諸决口皆就塞僅月餘而水復漲敗闥  
家口以西復築之自是土漸堅實不受侵矣會徐州憲

壁諸邑舊隄潰，敏功又受計大吏所獨治者，南自曲頭抵青田八十里，北自陸灣至呂梁四十里，所與監司會郎合治者，直河以下南岸幾千丈。又自茶城踰華戚山，會築單堤一百六十里，以達衛漕河之間者，諸經畫版築，撻木薪土之費與護視斥堠約束，惟敏功行之最精。監司曾郎咸則焉，敏功素壯盛，當其治河時，往來寒暑無間，黎瘠胼胝，見者莫辨識。遷河南左叅政時，少年喜事者，欲從洳口穿葛墟諸山，抵南北大湖中界兩長隄，爲運道以示奇，柄相以敏功熟於河，徵敏功與議，且將

屬之敏功念諸山道約二百餘里多磐石經砂不易鑿大湖相連十四不易隄民力之幾何而虛用之持不可乃寢而喜事者又欲別繇海通膠河其視漕稍徑而中皆高嶺巨石東土瘠人疲不勝甫舉事而驚潰者再矣乃移敏功由東敏功議以膠工不易興且不易竟卽竟亦終塞縣官故不乏金錢奈何悉捐以填無用而勤此數十萬人力也撫臣採敏功議上聞失柄相意遂舍敏功而他屬卒如敏功言費至十三萬金而無尺寸利柄稍稍恧沮始用廷議罷之而敏功乃歸職念父老乞休

已而父母相繼卒。服除仍畱官。改佐漕運淮之南。故有  
御伯實應高郵三湖。相連爲屯。浸漕舟過者。徃徃多漂  
溺。因議濬內河通之。御史大夫王廷塘疏上得請。而徵  
功任其職。徵功於河事。故心通而役者皆習其能。工以  
故大集。徵功益不愛其精力。水陸奔走。凡七晝夜不休。  
遂得疾。將屬歿。張良妻子環泣厲聲曰。人孰無死。吾妻  
獲以勤事。死何憾。叩之。衆事不答。第日。內河成於國計  
甚利。第太逼。湖涸。善潰而隄。溝萬一如瓠子。數百里魚  
鱉矣。幸語當事者。別創隄以護之。已而顧其子伯禮曰。

吾死死必有購女却而歸諸官言已端坐而逝年甫六十敏功天性孝友揚州公嘗卒遘盜敏功冒鋒刃而出之愛其弟敏效尤篤事相師產相讓也與揚州公俱善治生而至饒乃能以義散施不吝平湖之人至今咸稱敏功父子子伯禮字節之好讀書負氣節赴人之急出貨力如弃粧人以爲有祖父風弱冠爲郡諸生屢試不售遂挾策北上諸縉紳欽其才皆虛左以迎伯禮益不喜一切謝去獨狎諸文豪日飲燕市中醉輒放髮長嘯或走易水上尋故高漸離擊筑處低徊歎泣泣數行

下見者莫測其誰何。客燕六年竟以無所遇卒年僅四十有五。說者曰昔燕臺駿骨以死售而馮伯禮俠骨傾以不售死士負超軼絕倫之才不得一當知已其坎壈吁勝道哉。當是時西吳鮑生應選江右歐陽生瑛俱游都下與伯禮爲文字交時兩生者俱無子伯禮先後出橐裝爲兩生買妾各開別館以授之未幾而兩生各舉一子十林以爲美談故於伯禮之卒也天下名士爲餽華帛誄者數十自人而兩生之文尤佳。

姚旭字景陽湖之石門人少治尚書補邑弟子員克貢爲國學生拜官高郵州判官郵故水壑而旭爲判官疏水嘗堵光白馬瀆湖故堤又决堤下通水既並湖由鄉人及往來者皆利賴焉嘗署州事有子戶劉某坐疑獄論死家苦貧不能鬻說會獄接旭出閻獄次逮劉出獄疾仲天者再首顙日呼曰日頤猶在耶左右杖呵日射言也劉龍曰某繫獄自以不覩日久病爲或亡爾旭異之屏左右問狀劉頓首流涕良久曰某重罪法固當早戮無赦顧復何言旭覺而詳置之陰令人刺其所爲

狀卽召更僕白御史竟出之。鄰人以是愈重慕旭，然旭故喜施，雖在宮中亦不廢施。故人就旭者，幸得所欲者以是鄉曲常連接官署中，而旭又不善結納顯者，竟坐是，躍然旭不以是更念也。歸而益務施，無倦色。視戚友旭如外庫然。於諸昆弟尤篤。諸昆弟或不能守故所分產，其產且盡。旭輒割已產與之。而旭所自有產實不豐。以故鄉人無老釋情撫旭爲長者。卒年六十有五。子訓。

附傳

大理寺左少卿商尚德爲正

甫爲正字尚德太僕卿廷誨之于登隆慶辛未進士第  
授刑部主事。甫爲江西道監察御史。甫三月卽出按南  
渠故事御史更中差滿始專按部。而正以部郎新資舉  
之。諸藩臬大吏意不謂輒能。或匿端試質疑事及見折  
聞咸相顧失色。時膠萊河役起。作者漬鹽淖中。蟲生於  
股。人情騷然。環噪首議者欲爲變正馳往。憲定之。會趣  
詔按驗。正上言所穿處石盡水出且汲且挑。工力甚費。  
就令渠成而麻灣海倉淖河各數十里。潮激爲溝澗。平  
盈尺。朝潰夕淤。卽別開一道行。且復然恐徒糜才力。終

無所就。又言倡議大臣乃心國計，願弗以事之成敗，委任事者。心疏奏後罷。當時稱其有體。居山東，吏民長憚。如雷霆轟然。各在其首。及改挾閩，則盡鏟芒角爲篤易。民得日入懇事，往往參間，盡得吏奸良民，間曲折狀。稱寧衛將暴於軍，軍搏之懸旛閉門爲亂。正聞變，亟馳檄收衛將庭笞之，卒遂解。已而縛首亂者斬以徇。一軍廢。樸初臘御史尚鵬之按漸也。更均徵爲條鞭法。至是黜閩，正謂此善法也。宜通行諸閩中。然且室不利多，搔撻正夕持之，乃殃。民歌恩並祠祀之，稱爲龐父。商母云：未

以至憲督學畿內爲僕者。密已從御史父父擢大理  
寺右少卿。尋轉左時江陵都政地急材見正明練善持  
謀論意重之以爲異冑可大用數稱美於朝然正益自  
力於職事務遠形迹及江陵敗諸任事者率以黨附見  
指獨正無纖毫染然正與人言輒曰張公知我人以是  
益重之無何乞身歸正從始仕至官九列纏十年珥筆  
持斧備歷榮要人謂正材固足以致之不謂驟也性敏  
捷強記多所詩覽言之皆有條貫時與長官論事輒爲  
言往代云何與令時制詔改云何筆盡詳允如宿吏老

宦聞者驚服。旣處憲職，所係奏威中體，要於是執政者稱曰：商御史總鎮材也。而卒以少卿罷歸，論者惜之。卒年七十有六。

太醫院使朱宗魯

朱儒字宗魯。其先吳江人，移家秀水。兄弟四人，將折筭，儒悉以遺業讓之，而自用醫顯。入都會大疾起死人無算，貧者不受謝，且輸銀錢爲調理費。由是名震。選授太醫院吏目，稍積爲院使。嘗侍病禁中，一日上御文華殿，後閣召儒詣視，儒奏聖體病在肝腎，宜寃平以養。

氣安靜以益精。上首肯之自兩宮。太后及皇后。

公主有疾。率令牛涓言狀。從儒受方。多效時。有大官之賜。一時諸公卿爭延致之。儒自諭病議方。而外諸不來。私卽掩笑移日。杯酒相洽。益恂恂自飭。不以昵故。有脫手。故諸公卿爭爲倒屣。每里中子入都。儒戀戀桑梓。客死者。輒經紀其家歸。其喪人皆德之。稱爲長者。年七十。有七卒。

湖廣布政司叅政王宗魯洋

王泮字宗魯。山陰人。嘉靖中進士。萬曆八年知肇慶府。

十工年遷按察司副使分巡畿西亦濶聲屬慈愛穆  
士民見者語次尋舞甚有恩惠未嘗疾言遽色於人而  
確然有執筆門生故交無私也好爲民興利興起學校  
浚歷水由城東石頂出收皆訛一鐘且東地氣宜有海  
舶導後灘水灘水入江宜橋之則惰躍躍龍浮屠於石頂  
之上於學宮便則建崇禪浮屠通北港利高明則通北  
港高明學東空曠宜浮屠於其東郊大葺肇慶陽江學  
宮又爲陽春學置田便於士民者爲之不啻飢渴功成  
太守時未就於監司竟之亦无争也肇慶幕府所治兩

寧德縣使者甚四方之賓無日不至。饋餌出日晏不遑暇食，不致貶已。人人得其惟心，盡便事。悉中竊幕府甚重之。府江之後，懷賀之後，珠池之後，皆有勞焉。泮性恬淡，自奉如寒士。居官燕潔，焚香靜坐，若禪室然。詩辭冲雅，書法遒麗，有其家右軍右丞之致。粵中文士皆來就正，而郡中子弟又時以舉業請，則擇程式示之，如羣飲於河，各厭其腹以去。十六年遷湖廣叅政，高要士民無不遮留泣下者。建祠祀之，俎豆至今弗替云。

廣雅卷之三十三